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七

漢

孝昭皇帝

辛丑元鳳元年

應劭曰以鳳凰下冠元

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

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

光祿大夫欲令得志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

安亦慙自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

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常懷怨

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蓋主桀安弘

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都試肄習謂大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莫府大將

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

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冝下

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之圖畫不入上問

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

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

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

亭名。之往。

也。

都郎屬耳。

屬。近也。言。近日事也。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

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上小事不

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

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

燕王旦。旦以語相平。

燕王之相名平。

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

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耳。旦不聽。安

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

燕

燕以國爲氏。

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華陰人。

敞素謹。畏

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引

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聞

以霍光外孫得不廢燕太子建蓋主子文信赦為庶人

冬十月以張安世張湯子字子孺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

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初武帝幸

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為光祿大夫至

是光益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

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虞覆奏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匈奴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八地

睦孟伏誅罪當也宜書官
其子何為

深八尺。三石為足。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字。曰

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孟魯國蕃人。上書言。太石自立。僵柳

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

設妖言惑眾。伏誅。後五年宣帝立。徵孟子為郎。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亦曰烏丸。遼史地理志。烏州有烏丸

山。今阿祿科爾沁西北有烏聯山。或曰即烏丸山。及鮮卑山。在今喀爾沁右翼。為二族

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東。俱漢郡。注見前。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強。遂反

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

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明年封明友爲平陵侯。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卒。諡曰定。以王訢濟南人。爲丞相。封宜春侯。

千秋居丞相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已。

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

將作大匠屬有左右前後中五

校令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

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

馬監傳介子

北地義渠人

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

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

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

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

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復遣吏士田其國。伊

循城鄯善地名以填撫之。封介子爲義陽侯。

乙巳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丞相訢卒。諡曰敬。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封安平侯。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

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口者省用罷不急官。謂非要職。減外

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

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

安六

月入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

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

光卽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郎賀昌邑哀王

體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

吉

字子陽琅邪皋虞人

切諫

吉曰大王不好書術

而樂逸游非所以進仁義之

隆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于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于屬則子于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子以上聞。非監國之福也。王

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

自若。郎中令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

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請選郎

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

許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八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

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犬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

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脯。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犬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王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葬平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卽遣使問民疾苦又罷榷酤官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

繼賑貸種食後始有生意昭帝

奉迎昌邑王他德不能懷
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
處得當為無過耳其時皇
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詒訪
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諫之
不臧乃轉告舊日師傅不
舉之罪豈非辭遁

于是可謂
善繼矣。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

延年字子賓本齊諸田後徙陽陵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

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千古

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

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張安世以為泄

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言在洪範言光安世之不極

厥罰恒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大既
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夏侯勝字長公魯東人
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殺。令我負天下主名。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尙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祭泰一樂人也。悉奏眾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日。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

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

議。皆曰。五辟刑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

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

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

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

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漢縣。故城在今湖北鄖陽府房縣。

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

國時。不舉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

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

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

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

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
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王式東平

新桃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良娣曰孺子生子進號史皇

孫以外家姓稱之也皇孫納王夫人名翁須涿郡廣望人生子病已號皇

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

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丙氏出郡以邑為氏後去邑吉

字少卿受詔決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

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命乳養吉日再省視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漢儀注長安中諸官府獄三十六所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

非獨望氣之言不足為據
郎帝亦寤之語豈當時所
應有史臣事後附會更何
疑乎